

意大利撒丁岛地区华人移民状况探析

薛宏伟

(贵州师范大学 国际旅游文化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00)

摘要: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 大量中国籍尤其是浙江籍新移民群体进入意大利并迅速发展壮大。撒丁岛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受到了华人移民潮的冲击, 不少华人移民至此形成了与旅意华人群体密不可分但又迥然有异的一群。本文从中国移民进入意大利和撒丁岛的历史角度概括性地探析旅意中国移民, 特别是浙江籍移民这一特定群体, 以期借此梳理华人在新兴移民国家的发展过程。

关键词: 撒丁岛; 移民; 浙江籍移民; 岛民文化特性

中图分类号: C9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733X(2013)04-0146-06

Analysis of Chinese Emigrants' Situation in Sardinia of Italy

XUE Hong-wei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Tourism and Culture,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Guiyang 550001, China)

Abstract: At the end of the 1970s,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 policy, many Chinese emigrants, especially Zhejiang emigrants, arrived in Italy, where their number has increasingly developed. Sardinia is also affected by the Chinese migrants after the metaphase of the 1980s. A number of Chinese entering Sardinia have formed a unique group of Chinese migrants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other Chinese migrant groups in Italy but also inseparable from them. This paper tries to analyze fro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hinese migrants entering Italy and Sardinia, especially the Chinese migrants with Zhejiang origin as a specific group, in order to sort out the process of Chinese migrant development in a new country of immigration.

Key words: Sardinia's immigrants; migrants of Zhejiang origin; insularity

一、撒丁岛概况

撒丁岛自治大区位于地中海西部的中心位置, 包括撒丁岛主岛和十余个离岛。现为意大利共和国享有少数民族自治权的自治大区。行政上, 大区下辖八个省, 大区首府所在地为卡利亚里市。

撒丁岛主岛面积为 24090 平方公里, 是地中海上的第二大岛屿, 面积仅次于意大利西西里岛。撒丁岛与意大利本土距离遥远, 东海岸距离意大利本土西海岸的最近直线距离约为两百公里。大区内人口较为稀少, 2010 年统计数值为 167 万。主要经济部门为旅游和服务业、农业、林业、渔业和手工制造业, 其中以旅游和服务业为代表的

“第三产业”产出占大区经济总产出的 67.8%。依据意大利政府颁布的区域社会和经济展报告, 撒丁岛被定义为以旅游服务业和手工制造业为主的非工业化自然生态保护地区。由于大区内人口较为稀少且自给自足性较强, 虽然地方经济总量在意大利全国来说属于中等偏下水平, 但由于人口总量小, 因而人均经济水平在意大利尚属中等。

向外移民曾经是意大利的历史特色之一, 撒丁岛地区的这一历史特色尤为明显, 直至上世纪五十年代还会有为数不少的撒丁人向意大利本土和意大利国外移出。然而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 西欧的整体经济水平达到了二战后

收稿日期: 2013-05-08

基金项目: 欧洲联盟就业和可持续发展研究, 项目编号: FSE2007-2013 (UNIONE EUROPEA FONDO SOCIALE EUROPEO OBIETTIVO DELLO SVILUPPO SOSTENIBILE E OCCUPAZIONE FSE2007-2013)

作者简介: 薛宏伟, 男, (1980-), 辽宁沈阳人, 贵州师范大学国际旅游文化学院副教授, 意大利萨萨里国立大学社会学博士。研究方向: 旅游文化发展战略研究; 移民和社会融入研究, 少数民族身份认同研究。

的巅峰,随着大量非欧洲移民涌入欧洲各国,撒丁岛这个曾经的移民输出地也随着旅游等服务性行业的形成和扩展成为了外来移民输入地^[1]。

撒丁岛由于其在意大利共和国内特殊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并且远离中国游客赴欧洲旅游时经常停留的主要旅行目的地,因而长期以来撒丁岛并不为国人所熟知。中国人关于撒丁岛的点滴印象多半来自历史课本中关于撒丁王国在意大利国家统一进程中所肩负重要地位的描述,还有的就是汉语里“沙丁鱼”一词的起源与“撒丁岛鱼”密切相关。因此,我们不禁会问,旅居撒丁岛的华人来自哪里?他们和其他旅居在意大利的华侨有何关系。

二、华人海外移民概况

(一) 建国前的华人移民

根据国务院侨办公布的资料研究统计,海外华人的数量在2007—2008年度为4500万,2010年达到了5000万。研究结果显示,二十世纪初海外华人数量约为400万~500万;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增值1200万~1300万,其中百分之九十集中在东南亚各国;2007至2008年度海外华人数量约为4500万,其中居住在东南亚各国的比例降至百分之七十三,而居住在北美、欧洲、大洋洲、日本和韩国的人数比例迅速上升^[2]。

早在西方殖民势力到达亚洲以前,就已经有华人出国找寻生计的记录。在那个时代里的中国商人和手艺人凭借先进的航海技术,一批批地从中国本土出发,穿越多个大洋到达最终的目的,并将大量的海外经营据点建立在今日东南亚地区^[3]。其后由于明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导致华人在海外的经营活动大幅减少,航海技术日渐落后而向海外的移民人数也急剧下降。

大规模的华人移民潮始于十九世纪中叶。英国于1840年爆发中英鸦片战争,而后英国从清政府手中截取了香港的管辖权,香港在其后很短的时间里就取代了具有三百年中西交融史的澳门,成为了新的中国和欧洲交汇之地。大批的华工就是在那个时代通过香港走向了世界各地。不久后的1885年法国占领了越南,之后又将其统治势力延伸到整个中南半岛地区(包括今日的越南、柬埔寨和老挝)。随着各个殖民势力的进入和扩张,大量的西方贸易殖民公司涌入各自国家的殖民地,并在当地经营农业、矿产和石油等产业,大肆掠夺当地的各种资源并在当地扩展产品

市场,来自中国和其他被占殖民地周边地区被称为“苦力”的劳工被大量引入,为欧洲殖民者在农业、采矿和建筑部门提供廉价的劳动力^[4]。

(二) 建国后的华人移民

1949年建国以后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由于冷战的影响中国一直被西方国家所封锁。在此期间,我国政府也禁止各种类型的向外移民行为。这段时间里大部分中国大陆地区移民均通过非法身份借助海外华人经营的非法移民网络偷渡到达国外,主要为亚洲各国。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由于受到西方和周边国家的压力,中国政府开始严管个人非法出境,但同时政策上放宽了对公费留学和自费留学的限制。鉴于中国政府未曾和他国签署劳工输出协议,因而不少华人劳工是以留学生或游客身份到达当地,而在其所持有的有效签证或居住许可到期后便成为了实际上的非法滞留者。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出现了中国移民潮,华人出国的目的多种多样:家庭团聚、学习、商务、旅游。然而对于国人来说真正的“个人自由申请出国手续”直到2002年才随着个人因私护照申领程序简化而得以实现^[5]。

(三) 海外华人的群体性

由于汉语的口语形式不统一,包括多个互不相通的方言群,每个方言群之下又包含多个相互沟通困难的次方言。因此,海外华人大都以来源地和所使用的方言来相互区分。具有相同社会和文化背景且方言相同或接近的人之间更容易产生天然的亲近感也因而内聚性更高。大部分籍贯相同的移民通常会很自然地聚集起来,在欧洲的约150万华人中约百分之四十是从东南亚国家二次移民而来,百分之五十则为来自浙江省的温州和青田等地的移民^[6]。来自相同籍贯地的华人经过一段时间的人数累积,便自然地催生出了基于共同方言而整合聚集起来的以经济和文化纽带为基础的海外华人团体。

三、意大利华人移民概况

(一) 二十世纪70年代前的意大利华人移民概况

欧洲大陆国家中,法国与荷兰接受外来移民较早,居住在法国和荷兰的华人移民均可以分化出老移民和新移民等两个批次,前者多为一战结束后至冷战结束前从各个前殖民地国家移民而来,严格地讲都属于二次移民的范畴。例如长居

法国的老华侨中,绝大多数为祖籍广东的越南籍或柬埔寨籍华侨商人,盖因为无法忍受二战后的印度支那地区的长期政治动荡和对华人的政策性排挤遂投奔前宗主国而来^[1];相当比例的荷兰老华侨移入原因与法国老华侨的情形相同,大多在二战后印度尼西亚的历次排华浪潮中损失惨重,人身和财产安全无法得到保障遂移民至前宗主国荷兰^[2]。二战结束后至中国文革结束前,欧洲各国几乎没有成规模中国大陆地区新移民迁入。

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开始实施后,一部分人开始以探亲访友或留学等理由申请到达欧洲,是为冷战后华人新移民潮的开端。由于是时西欧各国正处在二战后经济和社会建设的高峰时期,劳动力严重缺乏,也因此欧洲大陆各国对新迁入的华人移民多持默许或鼓励的态度。华人开始大量迁入意大利也正是在这一时期。

根据米兰市政府出版的有关华人移民专著记载,意大利最早的华人劳工是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后期从法国迁入意大利米兰。

一次大战结束后法国政府为修建马奇诺防线,通过中间人从中国招募了大约十万名中国籍合同制劳工。这些劳工在与比利时弗拉芒地区接壤的法国北部地区各军需工厂从事纺织工人的工作。根据文献记载,这十万中国籍劳工的来源地均为浙江温州和青田地区。在劳工合同结束后这些人中的大多数返回了中国,也有不少人并未履行合同的约定返回中国,而是进入到了当时纺织业相对比较发达的意大利寻找新的工作机会^[3]。

改革开放后,返乡寻亲的旅意老华侨带回家乡的不光是几十年来积累下来的乡愁,更重要的是在他们寻亲的过程中,许多家乡的亲人看到了来欧洲寻找更富足生活的机会,于是浙南地区移民意大利的浪潮也就慢慢地形成了^[4]。二战结束后至中国文革结束前,欧洲各国几乎没有成规模中国大陆地区新移民迁入。

(二) 改革开放政策开始实施后的意大利华人移民概况

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开始实施后,一部分人开始以探亲访友或留学等理由申请到达欧洲,是为冷战后华人新移民潮的开端。由于是时西欧各国

正处在二战后经济和社会建设的高峰时期,因而劳动力严重缺乏,因此欧洲大陆各国对新迁入的华人移民多持默许或鼓励的态度。华人开始大量迁入意大利也正是在这一时期。

根据意大利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最新一批的华人移民潮大致开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以后,移入意大利人数也逐年递增。

表1 意大利各主要外国人聚集地区华人数量年度统计表

	托斯卡纳 (TOSCANA)	伦巴地 (LOMBARDIA)	拉齐奥 (LAZIO)	坎帕尼亚 (CAMPANIA)
1985 年	3310	8680	530	370
1990 年	9430	12240	1760	2255
1995 年	11125	15820	2980	2800
2000 年	13850	18155	3850	3100
2002 年	14100	18261	4140	3303
2003 年	16983	21731	4812	3712
2004 年	20341	27636	5778	5039
2005 年	22992	30335	6390	5536
2006 年	24934	33314	8877	6095
2007 年	25818	35205	9653	6708
2008 年	26052	37454	10783	7280

资料来源: 意大利国家统计局(ISTAT)^[11]

表1中涉及到的四个地区,是意大利境内华人居住最集中同时也是外国移民人口最集中的地区,托斯卡纳大区的佛罗伦萨市和普拉托市为除伦巴地大区米兰市以外华人人口最集中的城市。拉齐奥大区的罗马市作为意大利的首都,吸引了大量的华人移民,而坎帕尼亚大区的那不勒斯市为意大利南方最重要的港口城市和工业城市,因此也逐步发展为华人聚集居住的地区之一。

意大利在历史上长期被认为是移民输出国,直到1973年才实现移民人数正增长,当年的移入外国人人数量与移出意大利人人数量之比为101比100^[12]。由于意大利的移民法颁布较晚,直到1986年才颁布了成文的法规(1986年12月30日第943号法令),而针对非欧盟籍外国人颁布的移民法实施细则则直到1998年才通过“图柯-纳波利塔诺”法案得以明确^①。意大利国家统计局(ISTAT)从1991年后开始统计常住外国人的数量,直到2002年才开始针对国别来整理移民数量统计数据,因此也可以说2002年以前的国别移民

①“图柯-纳波利塔诺”法案(Legge “Turco - Napolitano”)即1998年7月25日法令,由意大利国会于1998年8月18日第191号政府公报宣布生效。该法案通常被称为《移民和外国人适用法律条例汇编》(Testo unico delle disposizioni concernenti la disciplina dell'immigrazione e norme sulla condizione dello straniero),也被简称为《移民条例汇编》(Testo Unico sull'Immigrazione)。该汇编在1998年颁布后至今历年均有补增修正内容,为意大利境内针对移民事务的唯一有效法案。

人口统计数值均为官方估算值。

从统计取样精度的角度来看,虽然意大利国家统计局(ISTAT)是意大利境内唯一的官方统计调查机构,但其提供的移民统计数据涵盖面近年来偶尔会被移民研究学者所质疑。官方的移民统计数据采样标准,为意大利内政部通过各地警察总局发放给合法居住者的居留许可证(Permesso di Soggiorno)数量之总和,也就是说该统计数据并不包含尚未取得合法居留许可身份的人数,而这部分官方统计数据之外的非法移民人数常常甚为可观。根据权威移民学者的保守估计,自1990年起经历过意大利政府推行的多次非法移民身份合法化大赦(Sanatoria per i Clandestini)后,到了2005年前后在意大利境内各个非欧盟国籍的非法移民人数至少不少于具有合法居留身份的人数^[4]。由此看来,旅意华人的实际总人数也严重高于官方提供的数值。

四、撒丁岛华人移民概况

(一) 撒丁岛上华人移民的由来

撒丁岛上最早的常住华人为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从意大利本土迁徙而来的浙江籍移民,在到

达撒丁岛之前已经在意大利本土其他地区生活过一段时间,来撒丁岛主要从事商业活动,作为流动商贩向当地人销售领带夹、打火机和其中国产小商品。

随着这些移民在经营上取得了成功并积累了一定的财富,这些移民在中国国内的家人被接到身边,这些移民的其他亲属也随之抵达了撒丁岛。

卡利亚里大学政治学系B. ONNIS的研究也表明撒丁岛上绝大多数华人的来源地均为中国浙江省^[3]。通过撒丁岛华侨华人协会负责人的估计,居住在撒丁岛上三个主要城市,即卡利亚里市、萨萨里市和奥尔比亚市的华人,百分之九十以上来源于浙江省南部的温州市各区县和丽水市青田县。

在撒丁岛上的小城市,华人人数更为稀少而其来源地则更为集中,多呈现为在某个撒丁岛上的小城市里居住的华人只有某一特定姓氏或某几个特定姓氏,而上述人之间都有血亲或姻亲关系^[4]。表2为意大利国家统计局提供的合法常住撒丁岛的华人人数。

表2 撒丁大区常住华人人数历年统计表

撒丁大区常住华人数量统计									
年份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华人数量	773	984	1370	1659	1886	2113	2314	2548	2872

资料来源:意大利国家统计局(ISTAT)大区国别移民报告(Osservatorio Regionale Immigrazione [DB])

(二) 撒丁岛华人的群体特征

笔者在意大利萨萨里大学读博期间,在撒丁岛兼职从事语言文化协调工作(2008-2012),曾在诸如政府机关、法院、学校、医院和监狱等多个职能部门接触到大量浙江籍华人新移民,也因此得以了解生活在意大利尤其是在撒丁岛华人的群体特征。

1. 撒丁岛当地几乎所有的浙江籍华人均来自浙江省南部地区,尤以温州市瑞安县、文城县和丽水市青田县为最多;

2. 浙江籍华侨主要从事服装和小商品的批发、零售和摊点流动贩卖,少部分从事餐饮行业。在撒丁岛从事商品批发和店面经营的浙江籍华侨普遍移入时间较长,根据撒丁大区总商会的数据统计,平均移入时间均超过五年。

3. 年龄分布均比较平均。浙江籍移民年龄呈正三角形分布,由上而下分别为中老年、青壮年和青少年。家庭结构大多数为父子两代或祖孙三代

共同居住。其中中老年移民均为出生在中国的第一代移民,青壮年移民绝大多数出生在中国而在幼年时被父母接来撒丁岛,现在大多已经接手了父辈的生意。这些幼年出生于中国少年时期到达意大利的移民,习惯上被称为“一代半”移民。青少年移民中绝大多数出生在意大利,也因此被认为第二代移民。

4. 第一代移民在国内普遍受教育水平不足,多数人不具备汉语和意大利语的阅读和书写能力,口语交流则几乎仅限于自己所使用的汉语方言和少量与经营相关的意大利语词汇。“一代半”移民由于到达意大利时普遍处于学龄,因而或多或少都有过在意大利受教育的经历,大多数人的受教育程度达到了中学水平但极少有人进入大学学习阶段。这类移民具备一定的汉语和意大利语的阅读和书写能力,口语交际除自身所用的汉语方言外掌握一定的汉语普通话交际能力,而意大利语口语交际能力普遍尚可。第二代移民因

出生在意大利,多数从幼儿园阶段开始便进入意大利语氛围,因而汉语教育则被局限在家庭教育范围之内,通常汉语普通话水平与自己的父辈相同,而阅读和书写能力则明显不足。意大利语的阅读、书写和口语能力与撒丁岛当地同龄人相差无几。也有少部分老人不在意大利居住的“一代半”移民之家的子女,在出生后不久便被父辈送回中国抚养,在其达到意大利小学法定入学年龄后的三五年内接回意大利入校学习,这部分第二代移民普遍汉语普通话口语水平良好,在意大利学校学习若干年后意大利语水平也与当地同龄人相差无几。

5. 当地第一代浙江移民和少部分“一代半”移民的生活方式明显偏向中国化,从饮食到日常起居所用到的许多产品均从中国直接进口而来,大部分不与老人共同居住的“一代半”移民的饮食和日常起居,则受意大利生活方式影响强烈,基本上能接受当地的各种饮食。第二代移民由于从幼儿园、小学到中学的教育多数在意大利人的生活圈中成长起来,因而言谈举止与当地人相差无几,而在家中则受其父母的生活方式影响。

6. 浙江籍华人的社会关系网络内聚性明显且对外较为封闭,无论是商业合伙人,雇佣工人及婚恋交往对象,均以同乡人为首选,其他地区华人次之,而与当地意大利人的交往几乎仅限于华人房客与意大利房东、华人店主与意大利顾客或其他国家移民顾客的层面;当地几乎所有的浙江籍华侨均有亲属居住在撒丁岛或意大利其他地区且从事同类型或相近类型的经营活动。

7. 与意大利本土的情况完全不同,旅居撒丁岛的华人中没有合法居留身份的非法移民人数极少,这部分人也都不是“从未获得过合法居留身份”的非法移民,他们中部分非法移民的形成与他们的合法居留身份到期后无法继续延期有直接关系。撒丁岛地处地中海,与意大利本土无任何公路和铁路联系,而且全撒丁大区不具备可以执行欧盟以外航线飞行的国际机场,也就是说除了定期轮船或欧盟内航线的定期航班外,要抵达撒丁岛别无他法。相比于铁路和公路等日常交通方式,轮船和民航对登船或登机旅客的个人身份证件检查格外严格,不具备有效的合法居留身份的移民不会选择上述交通方式,因此也就无法到达撒丁岛。

8. 撒丁岛特殊的微观文化环境,与旅居撒丁岛的中国移民尤其是作为本地中国移民主体的浙

江籍移民具有很多共性。作为典型的海岛地区,面积不大,自然资源贫乏且距离陆地遥远的撒丁岛为其本地居民造就了个性鲜明的岛民文化:强烈的族群意识、强烈的内聚性认同与强烈的危机意识便是这种海岛岛民文化的标签^[17]。而与之相对的,温州和青田地区由于历史上曾长期以农业作为地方经济的主要部门且相比于浙北地区,浙南山地较多,平原稀少,因而城市化进程明显滞后。农村面积广而城市数量少,在这样的城乡分布结构之下,温州和青田地区各地的传统生活方式也保留得相对完整。相比于浙江北部,浙南的语言环境要复杂得多,各种相互之间理解困难的方言被广泛地使用,也因而造就了家族成员间血缘关系深厚,操相同方言的同乡之间地缘认同感强烈等明显的“陆地岛民文化”特性,这样的特性同样地影响到了浙南籍移民间的商业联系。

Ceccagno 在其专著《旅意华人:一部在两种文化间摆动的历史》中描述了在罗马,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华人来自青田县一地,在米兰和普拉托的华人则多半来自温州市的文城县^[18],而在撒丁岛,这种情况尤为严重。因为移民总数较少且移入撒丁岛的历史较短,因而同一籍贯的浙江籍华人在撒丁岛各主要城市里大多来自同一个家族,相互间至今仍旧保有很亲密的血亲或姻亲关系,也因此很自然地相互扶植,久而久之形成了规模可观的家族经营网络。在撒丁岛的小城市里这样的情况尤为严重,某些小型市镇的各个华人商店业主均来自同一家庭,即本家的兄弟姐妹垄断了当地所有的中国小商品批发与零售,且联合起来对外姓或其他籍贯的新进入者进行围堵^[19]。

五、撒丁岛华人移民群体特征根源探析

(一) 社会关系网络是温州移民在当地生存和发展的重要资源

通过对温州人这一特定人群的长期观察,王春光先生总结并指出温州人的社会关系网络是他们传播信息并保证信息有效流通的基本手段;社会关系网络成为了温州籍移民的重要社会资本,通过这个由亲属、朋友和同乡共同构建的关系网络,温州移民获得了在当地生存和发展的重要资源^[20]。这种观察的结论通过意大利人对旅居意大利华人的描述再次得到了印证,多数意大利人认为中国移民群体“很封闭”、“很安静”而且“不愿意融入意大利的生活”;相反地很多去过中国或在中国生活过的意大利人却认为在中国生活的

中国人很热情,与生活在意大利的华人移民有很大的不同^[1]。

(二) 语言障碍导致旅意华人与当地人之间的交流困难

旅意华人与国内同胞在生活方式上形成反差的最主要原因是由意大利语言障碍所导致的旅意华人与当地人之间的交流困难。进而导致第一代浙江移民和少部分“一代半”移民的生活方式明显偏向中国化,从饮食到日常起居所用到的许多产品均从中国直接进口而来,难以融入意大利社会。

(三) 相同地缘属性在特定的条件下影响着他们的行为

宏观层面上的经济因素、文化因素和政治因素同样是造成中国移民“开放性差”的主要原因。微观层面上,旅意华人籍贯的多样性偏低也同样值得关注:相同的气候、地理环境、历史、语言、习俗和生产生活方式等地域特性都被清晰地烙印在具有相同地缘属性的人身上,并在特定的条件下影响着他们的行为。

(四) 文化开放性更为不足

旅居撒丁岛华人作为旅意华人中的特定群体,虽然在来源地和生活方式上与旅居意大利本土的华人具有高度的一致性,甚至在商业和经营上也一直保持着紧密的联系,然而受撒丁岛特定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影响,旅居撒丁岛华人的文化开放性更为不足,甚至于和撒丁岛本地居民一样在行为上体现出高度的岛民文化特性。

(五) 华人商业圈的高度家族化垄断

撒丁岛由于地处偏远,人口又稀疏,故而能够提供给外国人的商业经营空间相比于意大利本土颇为有限,也因此造成了撒丁岛华人商业圈的高度家族化垄断特性。这一特性虽然在意大利本土华人聚集的商业城市中也有所体现,但由于外国人的商业经营空间较为广阔且不受地理条件限制,这种特性尚不明显。撒丁岛作为典型的封闭型文化圈,对本地华人的生活方式造成了极大的影响。由此也可以说,华人的传统生活方式与撒丁岛的岛民文化相适应的过程,即可作为华人适应海外封闭型文化地区的典型研究案例,在今日海外华人居住国日趋多样的大背景下尤其具有代表意义。

参考文献:

- [1] Marco Zurru. Rapporto sulle migrazioni in Sardegna [M]. Cagliari: CUEC, 2007: 24 - 25.
- [2] 庄国土. 华侨华人分布状况和发展趋势 [J]. 侨务工作研究, 2010, 155(4).
- [3] Dudley Jr. Poston, Michael Xinxiang Mao, Mei - yu Yu. The Global Distribution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around 1990 [J].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994, 20(3): 631 - 645.
- [4] Alberto Merler, Michinobu Niihara. Le ripetute migrazioni giapponesi [J]. Visioni Latino Americane, 2011(5).
- [5] 吴新明. 我国公民出入境管理四阶段 [J]. 人民公安, 2011(23).
- [6] Sciortino G. L'ambizione della frontiera. Le politiche di controllo migratorio in Europa [M]. Milano: FrancoAngeli, 2000: 105 - 111.
- [7] Yu - Sion. Les Chinois en France: essai de identification [J]. Migrants - Formations, 1989, 76(3): 87 - 95.
- [8] Pieke, F. N. Immigration et entrepreneuriat: les Chinois aux Pays Bas [J]. Revue Européenne des Migrations Internationales, 1992, VIII: 33 - 50.
- [9] Archaimbault, C. En Marge du quartier chinois [J].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Etudes Indochinoises, 1987, XVII.
- [10] Cologna D. L'immigrazione cinese in Italia: una realtà in rapida evoluzione [J]. Aes - Azione sociale, 2002.
- [11] ISTAT. Osservatorio Regionale Immigrazione [DB]. <http://demo.istat.it/index.html>.
- [12] Stefano Baldi, Raimondo Cagiano de Azevedo. La popolazione italiana verso il 2000. Storia demografica dal dopoguerra ad oggi [M]. Bologna: Il Mulino, 1999: 6 - 7.
- [13] Gerlando Fattori. La sanatoria. Storia e numeri [J]. Associazione Terrelibere 08 - 0505, 2008.
- [14] Barbara Onnis. I huaren a Cagliari. Profilo di una comunità in crescita [A]. In Marco Zurru. Etnie in transito - vecchie e nuove migrazioni in Sardegna [C]. Milano: Franco Angeli, 2007: 312 - 315.
- [15] Xue Hongwei. Cina e Sardegna - Quando i Cinesi e gli Italiani si incontrano [J]. Quaderni Bolotanesi Volume 36, 2010.
- [16] Alberto Merler. Regolazione sociale, insularità, percorsi di sviluppo [M]. Sassari: EDES, 1996: 206.
- [17] Antonella Cecagno. I cinesi d'Italia: storie in bilico tra due culture [M]. Roma: Manifestolibri, 1998: 43.
- [18] Annamaria Baldussi. Asia mobile. Luoghi e percorsi di dinamiche migratorie [J]. In: Marco Zurru. Etnie in transito - vecchie e nuove migrazioni in Sardegna [A]. Milano: FrancoAngeli, 2007: 182 - 192.
- [19] 王春光. 流动中的社会网络: 温州人在巴黎和北京的行动方式 [J]. 社会学研究, 2000, 87(3): 109 - 123.
- [20] Giovanna Campani, Francesco Carchedi, Alberto Tassinari. L'immigrazione silenziosa. Le comunità cinesi in Italia [M]. Torino: Edizioni della Fondazione Giovanni Agnelli, 1992: 11 - 21.

责任编辑 汤 跃 英文审校 孟俊一